

回家吃饭喽

■ 高维忠

夕阳西下的时候,渔村便笼罩在暖融融的橘黄色里。袅袅炊烟从各家屋顶升起来,混着淡淡咸腥味的海风。这时候,妈妈的声音就会穿过暮色,穿过码头边那棵老椰树,穿过晒网场上晾着的渔网,稳稳地落进我的耳朵里:“回来吃饭喽——”那声音拖得长长的,尾音微微上扬,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无论我藏在哪个角落,总会被她轻轻拽回来。有时我在礁石缝里捉小螃蟹,有时我在沙滩上堆沙堡,有时我爬上了码头边那艘废弃的老渔船,但只要听见这一声呼唤,玩心再重,也会乖乖地拍拍手上的沙,往家跑。

推开虚掩的木门,灶房里已经腾起白茫茫的蒸汽。妈妈系着那条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在灶台前忙活。灶膛里的火映着她的脸,红扑扑的,额上沁着细密的汗珠。大铁锅里咕嘟咕嘟地响着,煮的是大米掺和着番薯的番薯饭。配菜是爸爸刚从船上拎回来的杂鱼,自家腌渍的虾酱和萝卜干。虾酱那香气直往鼻子里钻。

“快去洗手,叫上你哥你姐。”妈妈头也不抬。我便扯着嗓子朝院子里喊:“哥——姐——吃饭喽——”声音稚嫩,却学着妈妈的样子,把尾音拖得长长的。哥哥从老椰树底下正在织着的半截毛衣,嗔怪道:“喊什么,耳朵又没聋。”可我知道,他们都喜欢听我这样喊。那时候,能替妈妈分担一点小事,心里也美滋滋的。

一家子围坐在矮桌前。桌子是爸爸出海捡来的旧船板拼的,被岁月磨得光滑发亮。饭菜简单,偶尔有碗肥猪肉,那就是最开心的时候了。妈妈总是最后一个坐下,先把好的往我们碗里夹,自己就常常是蘸着虾酱或泡着鱼汤扒几口饭。我们让她吃,她总说:“你们正长身子呢,我不爱吃这个。”怎么会不爱吃呢?不过是舍不得。

吃完饭,天已经黑透了。我们在院子里乘凉,月光洒在海面上,碎银一般。渔火在远处一闪一闪的,海浪在礁石边轻轻拍着,像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摇篮曲。有时候我会想,这样的日子大概会一直持续下去吧。妈妈永远会在黄昏时喊我回家吃饭,我也永远会替她喊哥哥姐姐。日子就像港湾里的潮水,慢慢地、稳稳地涨落着,没有尽头。

可是这样日子终究是有一天要改变的。先是哥哥跟着爸爸的船去了远洋,半年他们才回来一次;然后是姐姐嫁到了对岸的城里,过海要坐一个钟头的渡船。家里渐渐冷清下来。我考上中专那年,临走前的傍晚,妈妈照样做了饭,却不再喊谁。她站在灶台前,背影看起来比从前瘦小了许多。灶膛里的火光映着她花白的头发,明明暗暗的。“妈,吃饭了。”我轻声说。她转过身,笑了笑:“你爸,你哥你姐都不在家,就咱俩。”

时光慢慢流走。有些声音,有些场景,是再也回不去了。多年以后,叫我“回来吃饭喽”的母亲,留在了时间的另一头,留在了潮来潮去的旧日子里……

有时候,我想将来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孩子,会不会也在黄昏时站在门口喊:“回来吃饭喽”——声音穿过海风,穿过渔村的巷子,穿过晒网场上晾着的渔网,隐隐落进孩子的耳朵里。

那时候,妈妈一定在某个地方,微笑着听。如今我在城里生活,偶尔回老家,但妈妈那一声“回来吃饭喽”,却永远听不到了。我多么想能再听一次“回家吃饭喽”,能让我瞬间变回那个在沙滩上疯跑的孩子。我突然间明白,所谓传承,不过是把妈妈喊我吃饭的声音,再喊给下一代听。那一喊一答之间,是血脉在流淌,是光阴在交接,是一个家最朴素也最绵长的牵挂。就像渔村的潮水,一涨一落之间,把日子送远,又把思念带回来。

“回来吃饭喽”在梦中叫醒。泪已无声流出……

诗四首

■ 陈忠平

三亚南山寺莲花池观荷

骨瘦溢清香,红唇画未央。
出泥浑不染,野韵自芬芳。

咏荷

山前亭角玉池中,瘦骨清香一朵红,
不染淤泥观自在,朝阳漫理沐晨风。

冬日深圳湾人才公园所见

朝日穿云雾色轻,海天相吻乐融融。
木棉花艳娇枝俏,飒飒寒风惊落红。

秋

夏尽秋风起,清晨白露稀。
高天横字雁,何事惹乡思。



绿意盎然。周禾 摄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妆春古城之约(外一首)

■ 蔡志强

六百多年风雨
钟鼓楼刻下的年轮
钟鼓轰鸣萦古梁
高凉大地,文脉从砖缝里起身

暖阳漫漫卫城
铺开新春烂漫光景
七百载的妆春
踏风而来,赴一场新春之约

洗太英姿,挺立千秋
白娘子断桥情深
穆桂英披甲,气贯云天

三英鏖战,荡起尘烟
观音送子,八仙贺岁
神话鲜活,飘落人间
八音锣鼓铿锵震巷
龙腾狮跃,扬起古镇欢颜

队伍穿街过巷
绕过青砖古楼
街巷两侧,人潮翻涌如浪
喝彩漫过老城烟火长天

稚童凌空飘动
立于刃上,悬于花间
巧思精妙,惊艳四方看客
千年技艺,在此刻焕然新生

洗太送福,观音巡行

圣水滴落,寄寓添丁添财
岁岁安康,百业兴隆
烟火与愿,相融成尘世的暖

这场新春之约
唤醒古城沉睡的旧韵
以非遗为墨,绘新春画卷
让古老文脉,向岁月深处绵延

太阳的脚步

夏日的太阳
是尊火球巨人
踱得极慢 极慢
沉向博贺港的尽头
那道缀满渔帆的海岸线
是他铺就的归途

冬日的太阳
是个飞驰少年
跑得飞快 飞快
躲进神电卫古城的楼宇后
那排挨着椰林的矮房
是他画下的落线

他从不在意路的长短
也不计较行的快慢
与季节的砣码
只在晨昏交界处
始终走得
从容 而坦荡

一田春光,半生乡愁

■ 杨端雄

河流两岸,苦楝树绽放的淡紫色花团,如云似雾,花香弥漫了一方水土。农谚有云:“楝花开,播谷忙”。春分之后,天变暖了,雨水也渐渐多了,万物蓄势待发。

学校外面是一片水田,春耕时节,村民正放水整田。我打趣女儿:“爸爸带你回茶山插田吧!”

女儿并没有体验过春耕的滋味,竟然满是期待,欢呼雀跃起来:“太好了。爸爸,插田,很有趣吧!”

我哑然失笑。

不过,回想起来,春耕时节,除了忙碌,的确也深藏着儿时的快乐时光!

布谷鸟的啼叫声,唤醒了朦胧的春日。山风吹过来,带点倒春寒,拂过脸颊,却有温柔舒适的舒感。春雨稍歇,大人往水牛脖子套上牛轭,绑好犁头,先犁田;接着放水润田,再换犁耙耙一遍,待水田里的泥土耙成泥浆——那种纵享丝滑般的泥浆,就可插秧苗了。

大人耙田的时候,我们最喜欢跟在犁耙后面,犁耙耙过的泥浆里,一种叫做“爬狗”的小昆虫会从泥浆里冒出头来,我们提着水桶,捡“爬狗”,是儿时乐此不疲的事。

“爬狗”学名叫蜈蚣,长相喜人,有点像虾,却带着翅膀,冬季深藏地下,等到春季温度回升就出来活动。所以,一开春,水浸田,犁耙耙过,爬狗就会蜂拥而出,在水泥浆里打滚,那种可爱的小生物,极大地刺激着小伙伴的征服欲,你追我赶,纷纷堵截四处逃窜的爬狗。有时候,水泥浆太滑,有人一屁股坐在水田里,溅得满身泥浆,狼狈不堪,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屁股开花了!”大人不作理会,继续吆喝着不知疲倦的水牛往前走。如此场景,竟让我许多年后,还会在梦里看见那片充满欢声笑语的水田。爬狗捡回来,有大用。清洗干

净,起锅烧油——炸爬狗,这是大人理想的下酒菜。香气喷鼻的爬狗,稍加薄盐、酱油,也是小孩子不可多得的零食。记得有一次,我装了一口袋油炸爬狗去学校,跟同桌分享的时候,香气飘出,前后桌的同学都凑了上来,结果被语文老师逮了个正着。老师一翻我的口袋,见是油炸爬狗,先是一愣,接着也忍不住笑了。但是她没有严厉地训斥我,这极大地保护了一个乡村少年的自尊,让我至今感激。如今,我也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我也时常提醒自己,对人对事要保持慈悲之心。

三岔河从村子旁边流过。冬、春两季,三岔河水浅清冽。春耕的时候,上游会截水引渠,进行农耕。这时候,河水浅至见底,平时藏匿于石头底下的河鲜清晰可见。那段时间,三岔河成了我们快乐的天堂。我们常常在三岔河“隔河岔”。

“隔河岔”,是家乡对于围河捕鱼的说法,通常选择水浅的河段,搬石头将那段河床左右一分为二,一边排水,一边截流。先在截流河段下游出口处用石块固定好抄网,防止河鱼逃跑,然后用耒耜挖来草皮,将截流处石墙压实,水就顺着排水那边流走了。为了快速将截留河段的水排干,我们抄起水桶往外舀水。不一会儿,溪石斑、白条、刀鲂、大嘴泡、花星鱼、河虾等河鲜就暴露了行踪,趁着河鲜慌张,轻松就将它们收入囊中。河鲜捡得差不多了,就将石头翻过来,找藏在石头下的水蜈蚣。水蜈蚣长着钳子,会钳人,本地人叫它“石钳”,模样怪吓人的,不过,只要抓住它的头部,它就没有威胁了。老一辈对水蜈蚣也偏爱,用刷子刷干净水蜈蚣的身子,可煎可炸,干脆有嚼劲,轻松喝下二两烧

酒。不过,有时候我们也会惊慌失措。因为河边草从里会窜出水蛇,等反应过来,拿起耒耜追赶,蛇早已跑远。

小伙伴在忙着“隔河岔”,耙完田的大人牵着水牛来到河边,大人给水牛清洗完身上的泥浆,又清洗起农具。水牛沿着河边觅食青草,享受着难得的闲适,大人则对着“隔河岔”的我们叮嘱:“有鱼籽的鱼要放生!”

河鲜捡得差不多了,临走时,大伙将截水的石墙推倒,河水漫进,河流又恢复了生机。

捡回来的河鲜,有一种如两三颗米粒长的小虾米,我们不大喜欢,可却是祖母的至爱。她细细煎香虾米留用,等炖豆腐的时候,抓一把放进去——虾米炖豆腐,嫩滑鲜香,味道好像还不错。有一年,我们去山里种苞粟,在山脚的一条山溪里面“隔河岔”,竟然抓住了几只手指般粗大的山溪虾,还有生猛的山溪螃蟹,兴奋了好久。可是回家一煮,感觉味道也没有虾米炖豆腐好吃。不过,收获的快乐还是维持了许多年。前两年,我寻了个时间故地重游,可惜溪流中断,盛景不再,唯有山林里布谷鸟、四声杜鹃、黄鹂、百灵鸟的叫声来回飘荡。

暖春的风一阵一阵吹过,应着时节,全家老少一起出动,将嫩生生的秧苗插进水田里,秧苗迎着春风茁壮成长,那又是一季满是希望的期待!

当岁月流逝,直到有一天,我离开了故乡,所有熟悉的东西都消失殆尽的时候,唯有空中飘荡的气味还恋恋不散,那些与春耕有关的味道与时光还历历在目。于是,我下定决心,对女儿说:“周末,我们就回去。”我希望,在她的心里也可以种下一段关于故乡的记忆!